

武俠沒落還是興起

何冀平

武俠是江河落日，還是風塵再起，近日上映的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，引起眾多評論爭議，春節期間香港也同時上畫，我去了影院，滿座，可見香港人對武俠片的情感不減。

武俠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概念和文化，融入中國儒、道、佛理念，男主角英氣仁厚俠骨柔腸，女主角亮麗多情，兼知武功秘訣，刀槍劍戟各式兵器、秘笈，行走江湖，快意恩仇，尊師重道，做一番天地，最終邪不壓正，退隱山林。俠的勇氣、義氣、壯烈、放蕩、孤寂，顯示了人的不同情操，令人神往。中國的武俠由來已久，以電影的方式傳播到全世界，將武俠故事拍成電影，是中國的一大創造。香港，可說是武俠電影的發源地，從胡金銓、張徹，到吳宇森、徐克，武術指導的出現，是武俠電影的一大突破，袁和平、程小東、元家班、成家班等等，以至張藝謀、李安、侯孝賢，大導都要拍一部武俠片，一解心癢，最成功名就的是徐克。

成功的作品離不開故事、人物，武俠電影三要素：武打、明星、特技。我也是製造武俠夢的一分子，寫過幾部武俠電影，創造了幾個銀幕上的俠士形象。徐克找我寫《新龍門客棧》是我到香港不久，本身我不喜歡武俠，但想試試。我設計的故事充滿俠義色彩，忠良遭陷

害，三省交界的客棧，混雜黑店與武林，江湖、黑道、朝廷三方之間一場混戰，為了與一貫的青山綠水有所區別，我把武俠一貫的青山綠水改到大漠荒沙，增加了悲壯、無奈和人生的蒼涼。梁家輝、林青霞、張曼玉3個中心人物，幾乎成了武俠電影的核心，尤其張曼玉飾演的金鑲玉，改變了昔日江南女子的清秀細膩，是個豪氣干雲有情有義的女子，金鑲玉被她演繹得入木三分，成為電影的一個典型，至今無人可以超越；後續《龍門飛甲》中的桂綸鎂延續張曼玉，但終究敵不過。

電影江湖和真的江湖攪成一團，我也自此轉戰於香港商業圈這個江湖之中，香港的演藝圈就像一個江湖，我闖進這個江湖，保持我的風格，融入本土文化，創作了一些作品，也算是有一席之地。武俠電影長映不衰、長拍長有，中心提倡一種正義的道德精神。以中國特有的武俠方式演繹，所以中國的武俠電影行銷全世界。

武俠片成為一種類型，但內核離不開戲劇的要素，首先要講好故事，故事不完整，人物不成立，打得再七彩也是無本之木，可以紅一時，難紅一世，這需要的是文化。中國的武俠電影不會消亡，會繼續出現好的作品，期待新的武俠片再世，江湖沒有永遠的武林盟主，武俠電影亦沒有最終的霸主。

永別桃花源

鄧達智

長沙3天，連綿不絕春雨。前往張家界那天放晴，十里山河卷軸萬里晴空，慨嘆事與願違，無雲無霧《阿凡達》山水，壯觀不變，稍欠水墨留白。

高鐵途經常德，跟30年前或10年前都大不同，高鐵帶來新發展，高樓大廈林立，一片新景象。明白社會向前為人民籌劃新生活，心下難免戚戚，尋找舊時那片春雨黃昏信鳥難夢圓。苗族及土家族那些擁有傳統火塘的老房子幸免拆毀，寥寥可數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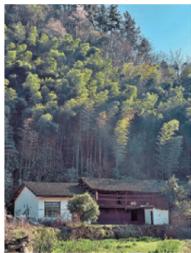
放眼望去，山林鄉野幾乎全數新建房子，款式不賴呢！比起遠東甚至歐洲的鄉郊房屋不遑多讓。接載我們的土家族司機慨嘆：農民湧往城市謀生，獲利者回鄉不為修補老祖先代代相傳的古建築祖屋，急不及待改建現代設施、高大寬的新型村屋；沒有留下居住，鎖起新屋，趕返城市生活，每年回來頂多三兩次；清明重陽祭祖，春節放煙花燒炮仗，然後又再鎖上。

30年前出差長沙，會議開過，按舊時接待之道，不單止宴請盛宴，喝土家老酒。公事畢，還會安排到省內著名景點遊覽。總算讀過沈從文《邊城》，首選鳳凰，顛簸一

日一夜，稍停張家界市及芙蓉鎮，目標一條線：鳳凰！早上離開長沙，接待單位安排了小車配司機，還有兩位美術學院剛畢業、唸設計的小伙子隨行。暮晚霧雨黃昏，落日餘暉射透雲層，為大地留下幾柱「耶穌光」。感激車子開得慢，給予足夠時光，猶如電影慢鏡頭，細觀周遭遠山近村，陽光倒影在剛插過秧的稻田泛起片片光芒。苗族或土家族傳統村舍，家家冒起炊煙裊裊，忽見披上蓑衣的農夫從村子沿田埂跑出來……那景象，就是童年幾歲之前，最熟悉的景色，美呆了，忘記立即掏出相機拍下。

30年過去，腦海中那片黃色的影像沒半分淡忘，後補只存小伙子們告知，那一带叫十里桃花「桃花源」。去過鳳凰，我們取道貴州銅仁方向回去，體驗《邊城》位於三省之間的風景。回去後，老思念何時回去拍照留念。一等20年，至10年前循國道重返桃花源，盛放桃花依舊，可稻田間的傳統村舍大部分已拆卸，改建新房子，形相與氣質再也不一樣。

今次出差長沙，特別安排張家界3天遊，見遠遠近近的農村風味幾煙消雲散，深信思憶的「桃花源」，已經去遠，永不復還。



從長沙乘高鐵到張家界，停常德站，想起多年前煙雨濛濛時節經過「桃花源」。作者供圖

另一種浪漫的愛情

少爺兵

每有新作品面世，香港影帝梁家輝的名字都會被提起，一片誇讚是實力演技派，他也欣然接受。自問每次演出都是全力以赴，但自覺獲獎對於他來說都是外界賦予的，是虛的。因為家有多少盞燈能開着照明才是他最驕傲的事。梁家輝還主動透露一件塵封多年的往事，指在事業低谷時，文匯報某人找他寫專欄，雖然稿費只夠他支付水電費用，不過當年曾雪中送炭的人，他是感激至今。

褪去演藝人光環他亦是普通人，同樣要面對人間煙火柴米油鹽的現實。梁家輝自言女兒已長大成人，亦已婚有新家庭，他已不需要有太多的牽掛，也不是他狂妄自大，現在的他亦不需要更多的獎項來坐實他在娛樂圈的江湖地位，目前他最大的心願是：「當要離開的時候，為太太扣上衣服上最後的一粒鈕扣，跟她手牽手離開這個世界。」在場的傳媒記者無不為他這份「愛的宣言」動容，更有內地記者淚崩地說：「這也是另一種浪漫。」梁家輝更表示或許有人認為他可以娶到更美貌的老婆，然而，於他而言能娶到對他數十年如一日不離不棄、同甘共苦的枕邊人是莫大的運氣，因為婚後找到一個新的梁家輝，就是一個已婚的梁家輝，才是他最值得驕傲的事情；加上日子是他自己過的，為什麼要活在別人認為下？

有指梁家輝在參加內地電視台的春晚節目下車時，向在場的人作90度鞠躬致謝，失其影帝實力派的身份，太過紆尊降貴了！但，梁家輝則覺得對在場不論是為工作而守候的傳媒記者、工作人員或為見心儀偶像一面的粉絲，鞠躬是一種「尊重」。故此對演藝人或其他人有雙手合十、點頭的舉動都不過是告訴久候的人表示感激，亦不要過於奇怪，事關感恩之心應是人皆有之，可能是性格使然！梁家輝又說：「我在電影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中的女兒陳麗君（飾演阿育姬）說得很對，很多粉絲跟演藝人非親非故，更無血緣關係，他們仍千里迢迢而來，就不值得給予他們一個感謝回饋的舉動嗎？正如戲中對方稱呼他為父親，他回的是一份真摯『親情』！」

新雙城記

項明生

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。《雙城記》中的倫敦和巴黎，相距400多公里。世界上從來沒有兩個大都會城市像今天香港和深圳這麼的接近，一河之隔，雞犬相聞，一個是700萬人的金融都市，一個是2,000萬人的中國一線城市。

最神奇的現象，兩邊楚河漢界，一邊是全世界生活指數最高的大都會；一邊是人工、物價、樓價便宜了五至七成的新興科技城市，雙城屬一國，通關便利，所以雙城口岸的人流物流自然也成為全世界最繁忙，去年全年的出入境人數超過2.7億，遠超過其他幾個我去過的最繁忙口岸，包括新加坡Woodlands過馬來西亞的JB新山，美墨邊境Ysidro，以及拱北澳門。而且內地過關可以用人臉辨識，香港關用e道，西九高鐵站的「一地兩檢」最為無痛。

自從5年前旅居台灣，我愛上了這種居有定所，但享受和香港迥然不同的異地定居方式。去年開始尋覓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何處是吾新家鄉，從香港出發，1小時內可到達的共4個，包括一線城市的廣州、深圳，二線的東莞、中山，而其他的佛山、惠州、江門、肇慶等，當前最快公共交通多在70至120分鐘，不符合1小時標準。我還未準備去二線城市退休慢活，更無法長居在沒有地鐵的城市，於是定格

在兩大一線城市。

西九龍站至廣州南最快47分鐘，雙城交通時間同我住台中的時候，搭高鐵去台北或高雄一樣，當時我的台中朋友也是每個周六都通勤去台北上EMBA課。不過如果計埋Door to door，通常都超過兩小時。省城通粵語，嶺南文化美食也是另一大誘因。令我徹底失去抵抗力的是西九龍站至福田的那14分鐘。一落高鐵路，所有餐廳比14分鐘前的另一端半價，租金三至四折，體驗毫不打折，服務態度更友善，什麼加一茶芥、淨坐雙計統統沒有。最為人詬病的老餅港式商場洗手間要消費後再拿巨型匙牌才能開，在深圳絕無可能。

叫我怎麼不愛她，過去兩年，我幾乎每個禮拜都去一次深圳拍攝探店視頻，愈來愈鍾意這個高科技的鄰居，唯一討厭每晚10點或10點30分要趕關門門前運送，偏偏每晚關口人頭湧湧，不想每天趕排隊過關做灰姑娘，乾脆就在深圳住下來吧！



筆者在深圳騎單車到大梅沙。作者供圖

劇荒中的《逐玉》

叢仁

劇迷們近期高呼「劇荒」，並非榮華真空，而是陷入「有劇無爆款」、大劇尚未完全接檔的「空窗期」。這段時間推出的年代劇和古裝劇多而不精，觀眾都提不起勁。當中央視視推出幾套年代劇《好好的時光》《純真年代的愛情》《我的山與海》等，雖有數量，但劇情套路相似，都是知青下鄉、創業奮鬥類，缺乏像《人世間》那樣的厚重感。

剛過了婦女節，這個星期選了一套以女性故事為主、追播中的《逐玉》跟大家分享。該劇以「屠戶女」樊長玉（田曦薇飾）與「落難侯爺」謝徵（張凌赫飾）的契約婚姻的故事，展現了宋代的豬肉市場、女性財產繼承困境以及亂世情緣。

樊長玉在劇中的肉攤是她賴以維生的家檔。宋代，豬肉成為民間主要肉食，東京（今開封）的豬肉貿易繁榮，屠戶雖地位低下，但憑精湛技藝，成為市集重要角色。樊長玉「殺豬養家」的設定，反映了宋代《東京夢華錄》中肉市的繁榮景象。

劇情中因樊家戶無男丁，面對家歸親的威脅，反映古代女性在財產權上的弱勢。宋代法律允許在室女繼承部分家產，但宗族勢力往往將其壓制。樊長玉招贅謝徵，是歷史上無數女性在禮法與宗族中求存的縮影。樊長玉與謝徵的婚姻始於相互利用，她需要他抵擋侵奪，他需要她掩護復仇。但在日常與危機中，兩人從交易走向相

依。謝徵從復仇中找回守護初心，樊長玉從守護肉攤成長為可上陣殺敵、心懷家國的女性。他們的關係超越了愛情，昇華為亂世中彼此愛護、同生共死的生命聯結。《逐玉》成功之處在於，它將人物命運連結在歷史社會經濟。一把殺豬刀，切開的不僅是豬肉，更是解剖時代脈搏；一段契約婚姻說的不是身份，而是一段亂世情懷。這正是歷史劇的動人之處：讓我們在不同時代的掙扎中，看見真實溫度。

劇中兩位演員張凌赫和田曦薇都是1997年出生的。2019年，張凌赫憑《少女大人》出道，因《蒼蘭訣》中長珩仙君一角人氣飆升，代表作有《寧安如夢》《雲之羽》《度華年》等，以清俊外形和扎實演技在「95後」演員中脫穎而出。而田曦薇在2018年憑《在悠長的時光裏等你》出道，因《卿卿日常》中李薇一角獲得廣泛關注，代表作有《如此可愛的我們》《田耕紀》《大奉打更人》等，以甜美靈動的形象和自然演技深受觀眾喜愛。也許因為他/她們是同齡，所以看起來CP值相當高。



田曦薇與張凌赫CP值相當高。作者供圖

養花記趣

石朋慶

花是春的使者，美的化身。隨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的深入人心，生態綠色已成為人們對美好生活環境的追求，現在愈來愈多的人喜歡養花種草了。

讀書時，我學的是中藥專業，對各種花草卻有着深厚的情感。記得學校還專門組織到廬山植物園去認識植物，後來，學校還組織到省內京山去認識中藥。那時，我就對各種植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通過學習，認識植物或中藥的技能突飛猛進，很多同學也不去問老師了，而是拿着一些花草圍着我問這問那，我煞有介事地講這些植物的界門綱目科屬種，儼然像老師一樣。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

我雖然很喜歡中藥花香，但也只是停留在理論上喜歡。一到實際，我卻非常害怕花，倒像葉公好龍的味道。這源於不知是從哪一年開始，每到秋季，我就會患上過敏性鼻炎，我盲目地把這種季節性疾病的病因歸結於中藥的花草。這可能與我的主觀臆斷有關，或許根本冤枉了這些能治病救人的花草。

有時，美好的東西，總是無法拒絕的。前幾年，因為工作的原因，我有幸與一位攝影家同在一間辦公室共事，也許是因為近朱者赤，漸漸生出了要學攝影的念頭，不僅置

備了照相機，還戲稱自己是那位攝影家的關門弟子。於是，我們常常外出攝影，閒時，就在辦公室裏討論照片的後期製作。從那時起，我拍得最多的就是各種花，以至於後來，有人說我是「花癡」，我早已忘記與花有「仇」了。

花像是人見人愛的美少女，我可能真的喜歡她了。於是，我有意開始養花了。在我狹小的空間裏，陽台養花是唯一的選擇。讓花草進陽台，讓春天定格在陽台上。

記得去年3月初的一天，我在街上路過，看到一個花農在路旁兜售花草，我問了問價格，說是兩元錢一棵。竟然有這麼便宜的花草。我也不管成活率如何，就花了幾塊錢，買了3棵：一棵是刺柏，一棵是梔子花，一棵是月季花。兩個月下來，刺柏像一把綠色小傘，一直沒有變化，天氣熱的時候，有些針葉已經枯黃。我想，靠不住了，養不活，我也無所謂。月季花買來時，被花農剪得像落湯雞一樣，不成樣子，我一直沒看好她，她會出落成花仙子嗎？但對梔子花，我卻充滿了愛意。五月的一天，一位同事在我辦公室拿着一朵潔白的梔子花說，這花不管是男還是女都愛她的清香。我曾在網上看到讚美梔子花的文章，更被這花的品質所陶醉。春天來了，不論成功與否，好好養花吧！總有一朵鮮花會為你綻放。

蕾卻始終沒有開放，我天天到陽台去看望她，給她澆水，給她施肥。她卻辜負了我的一片情。別人的花早已開了，我卻看到她空把花期錯過。端午節後的一個星期，我驚喜地看到梔子花有了花骨朵，過了幾天，我滿以為她會燦然綻放的，誰知，她那潔白的花瓣還沒有開放就焉了。我頓時心灰意冷。

於是，我把眼光投向那棵不像樣子的月季花，她連葉子都沒有幾片，她能開出花嗎？天氣愈來愈熱了，我沒打算她能開出花來，我想，只要她能活着就好，反正，有幾片葉子，也算是顯出了青春活力吧。沒幾天，我再到陽台去看時，不經意地發現，這個曾經是落湯雞似的月季，竟然出落成花季少女般的英姿，鮮紅的花蕾已經綻放。我不禁感嘆道，月季花真美！

有意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生活總是這麼奇妙，你想做的事情，並且為之辛勞付出過，卻可能沒有結果，甚至事與願違，這種悲催的感覺簡直可以讓人失去生活的勇氣。可是任何時候，都要相信上天對任何人都公平的，一位哲人說，「他在為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，一定會再為你打開一扇窗」，這話真是對極了。

春天來了，不論成功與否，好好養花吧！總有一朵鮮花會為你綻放。

賀年演唱會

小蝶

年初一，我用微信給住在上海的白浪哥（李道洪）拜年。他通常即日回覆，這次至年初三仍沒有收到他的回應。年初四，白浪哥的來電到了。我先向他說了一串賀年祝福語，最後一句是：「祝你日後多做表演給我們看。」白浪哥在電話的另一邊立即笑起來，說：「你說得真合時，我剛下機，現時在香港機場，立即打電話給你，就是想邀請你看我明天晚上參加表姊與她的學生舉行的演唱會，我也會演唱數首歌曲。」

嘩！那真是我的榮幸。白浪哥一下機便立即致電邀請我，而且沒有邀請其他人，實在太重視我這位朋友了，我即使再忙也要去捧他的場。

白浪哥的表姐王靄琳是一位聲樂導師，與跟隨着她學習歌唱的多名學生一起在《桃李芬芳王靄琳師生演唱會2026》中演唱。王靄琳是歌唱家，唱功毋庸置疑，是整個演唱會的重心人物。我也很喜歡看她的學生的演出，縱使這

班哥哥姐姐未達演唱家的水平，他們對歌唱表演的專注已教台下的我尊重。我尤愛看姐姐們的打扮，人人都穿上色彩繽紛的晚裝，化個漂漂亮亮的妝容，精神煥發，閃閃生光。她們唱着年輕時的流行曲，沉醉在她們美好的青春歲月回憶之中，畫面很美。

演唱嘉賓陣容也不弱，打頭陣的是荃灣區議員黃啟進，獻唱兩曲，還有另一位荃灣區議員葛兆源和沙田區議員古偉冰二人合唱三曲。他們都是慣於與市民打交道的人，所以由他們帶動演唱會的熱鬧氣氛最合適不過。那天是年初五，觀眾不時在台下遞利是給他們，以示對他們勤力為荃灣區市民帶來歡樂的謝意。

巴桑朗傑是另一位演唱嘉賓。這位專業的歌唱家來自西藏，歌聲雄渾有勁，表演豐富多姿，聽他唱歌是享受。他在整個演唱會中獻唱最多歌曲，獨唱、二人合唱和三人合唱均有。其中三人合唱中的他其實只是客串而已，因為他唱的是黃梅調的《戲鳳》中大牛的部分。那麼誰來扮演正德皇和李鳳姐呢？白浪哥

和王靄琳是也。

白浪哥真幽默，當他唱正德皇的首三句歌詞「姓朱名德正，家住北京城，二十歲還沒定過親」時，竟然改成「姓李名道洪，家住九龍城，60歲還沒定過親」，令我大笑起來。他們三人攜手合唱的《戲鳳》自然掀起當晚的高潮。

白浪哥當晚還唱了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《可愛的人生》，都是上世紀六七十年的流行金曲。由「麗花宮」的白浪哥來唱這些經典金曲，真是不作他人之選。

演員會結束後，我和白浪哥一起吃晚飯，談了很多生活的趣聞和軼事。可惜他翌日便要趕回上海，只好下次再見再談。

（左起）王靄琳、巴桑朗傑和李道洪合唱《戲鳳》。作者供圖

